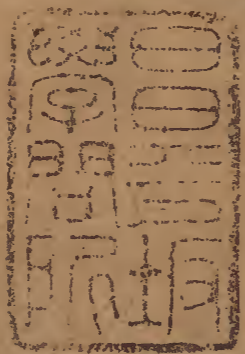


毛詩注疏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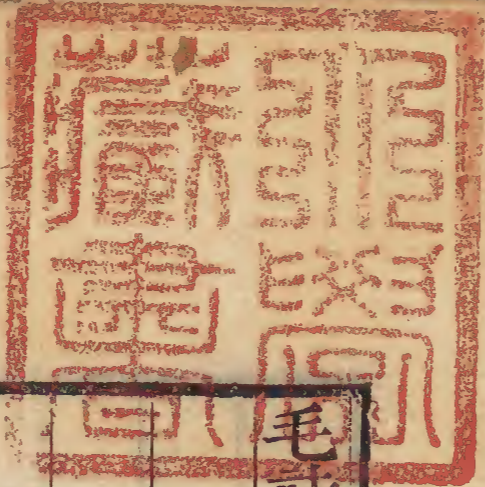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六〇	四九三〇	三九〇	四九三〇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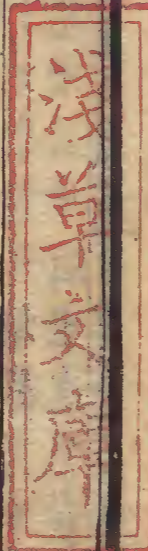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毛詩注疏	漢書門
四九三〇	三九〇
一六〇	四九三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0
冊數	160 (27)
函號	276 28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鴻雁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

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

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

毛詩疏

卷十一之一

及古

是務○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
反徐又棘水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
無夫○鴻雁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作
日寡○鴻雁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
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
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
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為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
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
來勸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
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一
句是也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
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敘
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始先陳王殷勤為
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為節文之始故不同也○
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
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
集眾民為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
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

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
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
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眾民為始者以宣王據亂
而起明宣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
故知以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
政有居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
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
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
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
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

也云鴻雁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

有道○肅所六反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侯伯

卿士也劬勞病苦也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

毛詩疏 卷之二十二 及古

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
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
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詩云數也使所更反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
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
者收歛之使有所依附○矜棘米反喪息浪反令力
呈反賙音周救也餼許氣反
鴻雁至鰥寡○正義曰言鴻雁避所忌就所欲往
飛之時肅肅其羽為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
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
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

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
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
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
偏喪之寡婦當收歛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曰當
行焉○大曰鴻至寒暑○正義曰鴻雁俱是水鳥
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雁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
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雁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
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
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
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
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
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
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侯伯至美焉○正
義曰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
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為侯
伯卿士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
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
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

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
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
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覘五歲徧省注云歲者
巡守之明歲以爲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
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
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
侯伯卽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
於王卽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
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
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
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
夫聘魯是皆得爲王使也是時民旣離散邦國壞滅
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
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
使廢于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
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脩
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
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承民曰

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
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
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
伯耳○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
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則宜
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
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爲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
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
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
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
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
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旣收斂
之又賙餼之但哀其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
無所告故箋別言之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
中也云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萬
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

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傳

云侯伯卿士又於壞滅

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堵丁古反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傳

究窮也

傳

云此勸

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

又反

鴻雁至

正義曰言鴻雁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于澤中得其

志也以與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

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

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今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

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與造雖則今劬

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

故陳辭而美之

傳一丈至為堵

正義曰板堵之

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

又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

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

廣二尺也

傳春秋至六尺

正義曰傳以一丈為

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

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

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

雉謂按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

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

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

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

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

作

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傳

云侯伯卿士又於壞滅

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堵丁古反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傳

究窮也

傳

云此勸

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

又反

鴻雁至

正義曰言鴻雁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于澤中得其

志也以與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

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

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今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

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與造雖則今劬

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

故陳辭而美之

傳一丈至為堵

正義曰板堵之

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

又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

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

廣二尺也

傳春秋至六尺

正義曰傳以一丈為

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

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

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

雉謂按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

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

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

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

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

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然云此之子所未至者五刃反聲也維此哲人

謂我劬勞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

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宜驕宣示也云

謂我役作眾民為驕奢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

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

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

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

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眾

為明箴之金反諫誨之辭朝直遙反下皆同

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

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

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

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諫

為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于無羊並

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于無羊於

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

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

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

諸侯至早晚。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禮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為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為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為箴也。

夜如何其

傳

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

問早晚之辭

○其音基辭也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

聲將將

傳 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

鏞聲

傳

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

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

○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

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鏞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旦鏞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據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反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傳**央旦至大燭○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且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且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云央旦未且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昏似幼且似

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主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太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贊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開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艾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
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晰本又作哲之世反噦

呼會反徐又呼惠反
艾所銜反先薛薦反

艾末至雞鳴時○正義曰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艾猶初昏也艾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雖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輝光也
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

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鄉許亮反字又作嚮輝音暉別彼列反旂音祈

庭燎三章章五句

泗水規宣王也。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

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徐莫顯反。

○泗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

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為惡言。宣王

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

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

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譖佞，皆規王使為善

也。○規者，至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

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

以此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

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為恩，貌不嚴肅，故

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

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舛傳。周語

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義。

泗彼流水，朝宗于海。與也。泗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

宗。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

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朝直遙

見賢遍反。航彼飛隼，載飛載止。云載之言則也。言

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

自由，無所懼心也。隼，惟必反。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

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云我我王也，莫無

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
 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
 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滿者彼流水也○正義曰沔然
 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
 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為今更不然
 孰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
 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
 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為邦君
 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為
 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
 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為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
 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禮水
 猶有所朝宗○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
 宗况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

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
 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也禹貢亦云
 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
 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
 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
 故云著義也○禮人至父母○正義曰尚書云我
 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為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
 知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同姓為親故先責兄弟
 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為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
 姓諸侯總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以責不朝
 於京師故以京師為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為父母
 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
 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為父母箋云
 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沔彼流水其流

湯湯

言放縱無所入也



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

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

○湯失羊反復扶又反

駝彼

飛隼載飛載揚

言無所定止也

云則飛則揚喻

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

不可弭忘

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云彼彼諸侯

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蹟井亦反弭

沔彼至弭忘○正義曰沔然而滿

流漫溢無所入既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

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

又不事侯伯駝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

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

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

道之諸侯為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

矣不可止而忘之

言放縱無所入○正義曰言

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

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

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

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

不富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

注云放恣駝彼飛隼率彼中陵

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

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

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宜莫之懲

懲止也

云訛爲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見

怨咎安然無禁止

○好呼報切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疾

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
 與侯伯不當察之○惡鳥 **○** 駘彼至其興○正義曰
 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
 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
 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
 時不令之小人為詐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
 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
 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
 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王
 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
 上欲規王令禁察之○ **○** 好詐至怨咎○正義曰 詐
 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
 易其辭鬪亂二
 家使相怨咎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諷宣王也

○

諷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草木疏云 **○** 鶴鳴二章章九句○正義曰
 鶴鳴聞八九里○ **○** 上言規此言諷者規謂正其
 已失諷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
 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諷
 敘者觀經
 而異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

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

也○ 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

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
 人咸知之○九臯音羔韓詩云九臯九折 魚潛于淵

或在于渚

○

良魚在淵小魚在渚

○

云此言魚之性

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見賢遍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

維擇傳何樂於彼園之觀乎擇落也尙有樹檀而下

其擇傳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

有樹檀檀下有蕤此猶朝廷之尙賢者而下小人是

以往也○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他

山之石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

可以治國傳云他山喻異國○錯七落反說文作厝

反琢涉傳鶴鳴至爲錯○毛以爲言鶴鳴於九臯之

角反傳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鶴處九臯人皆聞

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間賢者雖隱人咸知之主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與人君能深於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蕤我所以觀焉以與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人所親又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與異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畿外亦得爲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爲異餘同○臯澤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臯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

坎自外敷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璣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英人園圃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良魚至在渚。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云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于淵。云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神下穽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也。穀惡木。正義曰以上檀穽類之取其上善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神下穽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也。穀惡木。正義曰以上檀穽類之取其上善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神下穽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

祈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二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率此以刺王也。祈父至畿甸。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為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

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青之猶人青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墀置之空墀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為爪牙所急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云此司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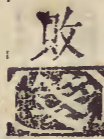
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

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

○曷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

恤靡所止居

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



敗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

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

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

敵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

爪牙之士

○為王于偽反



祈父至止居○正義曰

下母為父同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

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此司馬至之士。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為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謂司馬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戈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

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宣王至為敗。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我乃至之士。正義曰。身用爪獸。用牙已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閉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閉守之衛也。司古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閉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閉

桂桓也然則為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
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
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
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
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
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
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
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也此勇
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軍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
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蓋使之為步卒
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干畝
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干畝則王師
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于畝號文
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干畝孔晁云宣王不耕
籍田神怒民因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
田于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干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
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
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

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
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
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
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予王之爪士傳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傳底

至也履反底爪傳祈父亶不聰傳亶誠也旦反胡轉予

于恤有母之尸饗傳尸陳也熟食曰饗傳云已從軍

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供九

羊亮傳祈父至尸饗。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
反傳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
汝若聰慧何為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
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傳熟食
曰饗。正義曰對例則飪為熟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
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傳已從至供養。正義曰

三詩虎
卷上之二十七
及古蜀

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
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
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
詩曰有母之尸養謂陳養以祭志養不及親彼爲論
養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
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也

○白駒馬五尺以上

駒曰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宣王之末

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絆維繫也
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

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

○皎古了反潔白也場直

良反繫陟立及徐又下立反絆音半繫足曰絆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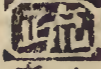


云伊

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

何遊息乎息之甚也

○焉於虔反又如字下同繫鳥兮反



白駒四章

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
中之苗我則繫絆之維持之謂絆繫其馬留其人以
久今日之朝既息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
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
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語則今日
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
○宣王至維繫
○正義曰以宣王之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
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
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韞鞅鞅鞅杜預云在後

曰耕則繫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其鞅也。食我場中之苗。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墀季秋除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藿猶苗也夕猶朝也。郭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飾也。云願其

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彼義反徐音奔毛鄭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公爾侯邪全用易為釋。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音洛。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慎誠也。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

不得見自詠之辭。遁字又作遜徒遜反徐徒損反度已待洛反下音紀詠音決。皎皎至遁思。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而來即賁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詠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賁賁易卦至白色。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日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艮為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也此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也。三言

玉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儻雖薄要就賢

人其德如玉然俱反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云

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本亦作無

毋字與父母之字不乘皎皎然曰駒而去之賢人

同宜詳之他皆倣此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

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

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

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

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

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

絕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

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道逆及於

焉嘉客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

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
谷非一猶未知其所在也。毋愛女聲音。正義
曰定本集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

之不固音連黃鳥三章章七句。刺其至不

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

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

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

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

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

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

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

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

三詩花
卷之二十一
及古

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為男女之事為
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
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
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
故此
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與也黃鳥宜集木啄

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啄

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穀善也云不肯以善道

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

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云言我復反也音配妃

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
集于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

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
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啜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
居室啜食今夫禁已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
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
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
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
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
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

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

之道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不可與明夫婦

婦人有歸宗之義云宗謂宗子也不可與明夫婦

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
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
可與盟為異。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
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

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
夫婦之道也。明當為盟盟信。正義曰易傳者
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
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
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誤當作盟也
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泣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
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
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
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婦人有歸宗之義
○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
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
者傳曰何以齊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
服菴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
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
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
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黃身黃身無集于
處居也。○栢况
南反

初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傳處居也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傳諸父猶諸兄也

黃身三章章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

政多淫昏之俗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刺

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夫以下其妻或死或

出客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

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

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今

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

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

毛詩疏

卷十一之三

及古

有二娶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賸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總一國之事而為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

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

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

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
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芾方味反

樗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畜養也
云宣王之末

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疏我行至邦為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與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勅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時為異餘同樗惡木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薪薪惡木也毛以秋冬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樗之至責之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為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我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我

行其野言采其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傳遂惡菜也

云遂牛頰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遂勅六反本又作蓄頰本又

作饋徒**爾不我畜言歸斯復**復反也**○**正義曰

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頰**我行其野言采其當不思**

舊姻求爾新特蓄惡菜也新特外昏也**○**云當當

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當之時以

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

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當音

富女並音汝媵音孕又繩證反**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祇適也**○**云

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

異於人道言可惡也○祖音支**疏**不思至以異○正

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疏**義曰娶妻者受父

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

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為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

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借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

○當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白可著熟灰中溫嗽之

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

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不以至媵之○正義

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

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

婦為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

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

故謂妾為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無肯賸之故獨來耳
非謂當有姪婦賸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

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

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祀先祖落○後古卯反釁許靳反

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

八章卒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

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

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

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是

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

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

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

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

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

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

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

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

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為王公慶流後

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考成

至先祖○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即秩秩斯

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三句是也宣王承

亂離之後先務富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

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

及古

四

四

四

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
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為象禮使
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
攸處然後謂之為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
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
則釁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
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血流於前
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
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豕豚為落則又一名
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
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禮弓晉獻文子成室
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樂
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
廟之云鄭云而釁之者鄉以似續妣祖為築宮廟
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
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
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
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該知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
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
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
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
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各落定本集注
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
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
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深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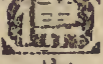


云典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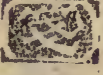
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

○秩直
乙反澗

諫如竹苞奕如松茂奕



苞本也



云言時民殷眾

如竹之木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釋猶道也

釋云猶當作瘡瘡

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釋好呼
毛如字鄭改作瘡
釋秩秩至猶矣
釋毛以為秩秩然
羊主反詬呼豆反
釋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
與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
水流之不竭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與
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
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
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
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
相責以道矣
釋鄭唯無相詬病為異餘同
釋干澗
○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為澗正以秩秩
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為
澗也漸封鄭注云于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
鴻之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
釋國以至深
山○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

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
釋正謂民
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
釋言特民至茂
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
筍叢生而本穉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
葉亦冬青禮器口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故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
釋猶道○正義曰釋
詁文○**釋**猶當至詬病○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
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
釋似續妣祖
釋似嗣也
釋云似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似毛如字妣必履反嫄本或作原音同

釋築室百堵

西南其戶

釋西鄉戶南鄉戶也

釋云此築室者謂築

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鄉本又作嚮

同許亮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云爰於也於是居於

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樂音洛

似續至爰語○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

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

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為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已之地地繼續立先妣姜嫄

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為西其戶此宗廟路寢之室

為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以言耳○似續至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

不須重文故似讀為已午之已已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為已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已字同於穆不已

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也謂既在已地而續立其

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知已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

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漢

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閔宮生民說姜

嫄生后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

廟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

○西至鄉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為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故○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髮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髮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髮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髮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髮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

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此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挂云豆邊銅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堂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西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般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其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

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為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意注云窻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入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鼓在路寢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墜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西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靡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服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禘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

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夏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故知為明堂制也。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椽之橐橐傳

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

云約謂縮板也椽謂擗土也。閣音各椽陟角及橐音記本或作椽縮所六

反擗呂忱又牛反沈呂蒯反說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

芋大也



云芋當作撫撫覆也寢廟既

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也○除直慮反于反鄭火員反或作叶殺所界反○約之至攸芋○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毛以為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上於板以梓椽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所以自光大也○鄭以為宮宗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為異○約謂至搗土○正義曰縣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柱也此椽之橐橐橐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為用力如椽柱之椽正謂以梓築之也言椽謂搗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搗使平均然後椽之

也搗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芋大○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可以為自光大○芋當至覆蓋○正義曰芋當作撫讀如亂如此撫以聲相近故誤耳撫覆也鄭以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為君子所升攸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覆故云其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除也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翼爾○音企風雨文勢同也如矢斯棘如鳥斯草○棘稜廉也草翼也○音企勇反

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草張其翼時○棘居力反韓詩作枋枋隅也旅卽反草如字韓詩作勒云翅也稜力登反挾子沓反又子協反又音協肘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躋升也○云伊洛而張九反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

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

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說文云大飛也。

躡子如躡至攸躡。毛以為言宮室之制如人。西反。足躡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

之奇此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躡不言人者。義取於躡言。躡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為韻言。

改翼則如人。彈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草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

稜廉君子攸躡言升祭為異耳。○**傳**棘稜廉。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焉。蓋古有此名。○**傳**棘戟至翼時。正義曰古語謂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附弓而右手彎之。

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暑又希草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草。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則言草者。謂夏暑毛希皮草露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草。解其言草之本意。○**傳**躡升。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傳**伊洛至之時。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為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此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躡則是君子升下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殖殖其

庭有覺其楹。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覺直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云

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惺惺然皆寃明之貌

○噲音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毛莫形反鄭莫定反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木或作窈崔音沓

惺音謂呂忱云火光貌君子攸寧 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

燕息之時 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

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

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

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

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為言寢室殖殖然其庭

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寃明快快然

其晝日居之也惺惺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寃室明晝

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有覺言高大。覺

直。正義曰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禮記注云覺大

也直也傳以屋之為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為善貴

於調直故異訓也。正長冥幼。正義曰正長釋

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

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

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

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

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

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毛說冥所以得為幼

者郭璞曰幼釋者冥昧也。噲噲至之貌。正義

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

之義故以正為晝冥為夜快快惺惺為宮室寃明之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

毛詩卷

卷之二十二

及古則

安燕為歡以樂之

○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

實非也鋪普具反又音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言善

之應人也

云與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

對之應吉

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云熊羆之獸虺蛇之

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

虺許鬼反蛇市奢反

下

至維蛇。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為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文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為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為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為燕與否未可明也。○莞小蒲至落之。○正義曰釋草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一名蒲用為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一其職。○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續純如

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箄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箄也且詩每云箄用為車蔽是竹箄可知以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為寢室既成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箄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在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箄在如初則平常皆莞箄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箄同。○言善之應人。○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熊羆至吉祥。○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羆羆釋魚云虺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虺一名虺江淮以南謂虺為虺廣三十頭如握指有牙最毒郭璞曰以南謂虺為虺廣三十頭如握指有牙最毒郭璞曰

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
綬文間有毛似猪鬃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
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
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
魚亦蟲之屬也

子之祥

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

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

故為生女大音泰大人至生女。正義曰以

占之明其法天人所為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古之聖

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

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
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
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祥侮
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

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許許有熊有羆秋官穴
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
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箋**云男子初生

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

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

漸○衣於既反注衣以裳 **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家室**

君王 **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

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

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嗶音橫華彭反沈又呼

乃生至君王。○毛以為王前夢熊羆果有效驗。乃生
男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
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效。奉臣職時已
其泣聲大。嗷嗷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
由王家室之內。或為諸侯之君。或為天子之王。故皆
佩朱芾也。○鄭唯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徐同
○傳半圭至之職。○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
圭有邸。以祀山川。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
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
裳下之飾。易文言也。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
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
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
為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棧僕
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男子至有漸。○正
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
生而臥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襦。襦是夜臥之衣。
故云裳書曰。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內外為義。故知男
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襦。明當主內事。地

女子弄之。瓦瓦紡搏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
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
其比德也。玉不用珪。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
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嗷嗷則此所陳。皆
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
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
知生經幾日而為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
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祿。且甫言其泣。則未自弄璋。
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芾者。至黃朱。○正義曰。
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
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
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
鑿度。以為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
故內封注云。朱深。外封皆為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
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為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
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
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
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衣之褻載弄之瓦傳褻褻也瓦紡塼也傳云臥於地

卑之也褻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一有所

事也傳褻他計反韓詩作褻音同褻音保齊人名無

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傳婦人質無威儀

也懼憂也傳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

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

遺父母之憂傳詒本又作贈以之反遺也傳乃生

詒懼傳毛以為前夢魘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說則寢

臥之於地以甲之則又衣著之以褻衣則玩弄之以

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謹慎無

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

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為夫所出是

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傳鄭唯以儀

為善為異餘同傳褻褻也瓦紡塼也傳正義曰書傳

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褻褻也故箋以為夜衣

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褻不必

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褻制方令女子方正事

人之義傳婦人質無威儀傳正義曰以婦人少所

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

多其婦傳儀善至非婦人傳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

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

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傳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

與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疏無羊
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
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
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
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
王至之數，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
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
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
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
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
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太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
也。周禮有牧人、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
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
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
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
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
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

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
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
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
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
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
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
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
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
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早，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特傳黃牛

黑脣曰特傳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

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

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特者九千頭言其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七 及古月

多矣足如古也。○特本又作爾羊來息其角濺濺。○傳

聚其角而息濺濺然。○云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本又作解亦作戢。爾牛來息其耳濕濕。○傳同而動其

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同本又

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傳黃牛黑唇曰特。○正

江東呼齒為齧音漏洩也。○傳義曰釋畜云黑唇曰特。○正

傳言黃牛者以言黑唇明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

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唇曰特。○女

宣王至如古。○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

羣九十其特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

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

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特者九十頭直知特者有九十

亦不知其不特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特

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是如古之法也。或降于

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傳訛動也。○云言此者美其

無所驚畏也。○訛五戈反又五何爾牧來息何蓑何

笠或負其篋。○傳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河何可反又音

戈反草衣也。笠音立。篋○音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黑毛

色者三十也。○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

素則有之。○素色疏。○傳蓑所以至禦暑。○正義曰蓑

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

蓑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橐車

所載橐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傳異毛色

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

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云此言牧人有餘

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之蒸

反搏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矜

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騫起度反

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傳肱臂也升升入牢也云此

言擾馴從人意也麾毀皮反肱古弘疏正義曰定

本亦然集注注衛作曜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維旗矣云牧人

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反夢見旄與旗占夢之官得

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旄音兆大人占之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云魚

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

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養羊亮反下旄

維旗矣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旄旗所以聚衆也旄

云溱溱子孫衆多也溱側旄牧人至溱溱正義

復為王興夢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旄維

旄矣牧人既為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

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

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旄維旗矣

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

慶也旄牧人至國事正義白知者以下云大人

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
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
夢知其為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
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為國夢者
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占夢
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眾之祥故知以
占國事○陰陽至眾夢○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
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眾維魚矣乃
謂捕魚者多○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眾解人
共捕之意○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
之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眾人相與捕魚
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
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
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
正故變而從小各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鼈蟹鼈蟹
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
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為水二侵澤則豚

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
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
與此乖者以豕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
及民觀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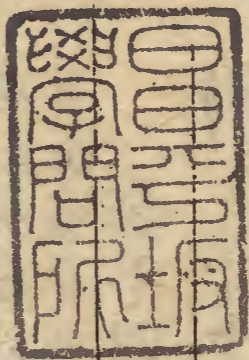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毛詩疏

卷十一

十一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三

真和獎

